

第十五卷

館陶公主

武帝姑館陶公主，號竇太主，堂邑侯陳午尚之。午死，主寡居，年五十餘矣。近幸董偃。始，偃與母以賣珠為事。偃年十二三，隨母出入主家，左右言其姣好，主召見曰：「吾為母養之。」因留第中，教書計、相馬、御、射，頗讀傳記。至年十八而冠。出則執轡，入則侍內。為人溫柔愛人。以主故，諸公接之，名稱城中，號曰董君。主因推令散財交士，令中府曰：「董君所發，一日金滿百斤，錢滿百萬，帛滿千匹，乃白之。」

安陵 叔者，盎兄子也。與偃善。謂偃曰：「足下私侍漢主，挾不測之罪，將欲安處乎？」偃懼曰：「憂之久矣，不知所以。」叔曰：「顧城廟遠，無宿宮，又有獲竹籍田，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，此上所欲也。如是，上知計出於足下也，安枕而臥，長無慘怛之憂。久之不然，上且請之於足下，何如？」偃頓首曰：「敬奉教。」入言之主，主立奉書獻進。上大悅，更名「竇大主園」，為長門宮。主大喜，使偃以黃金百斤為 叔壽。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，令主稱疾不朝。上往臨，候問所欲，主辭謝曰：「妾幸蒙陛下厚恩，先帝遺德，奉朝請之禮，備臣妾之列，使為公主。賞賜邑人，隆天重地，死無以塞責。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，先狗馬填溝壑，竊有所恨，不勝大願。願陛下時忘萬事，養精游神，從中掖廷回輿，在路臨妾山林，得獻觴上壽，娛樂左右。如是而死，何恨之有。」上曰：「主何憂？幸得愈。」恐群臣從官多，大為主費，上還，有頃，主疾愈起謁，上以錢千萬，從主飲。後數日，上臨山林，主自執宰，敝膝道入，登階就坐。坐未定，上曰：「願謁主人翁。」主乃下殿，去簪珥，徒跣頓首謝曰：「妾無狀，負陛下，身當伏誅，陛下不致之法，頓首死罪。」有詔謝主，簪履起，之東廂，自引董君。董君綠幘傳鞞，隨主前，伏殿下。主乃贊：「館陶公主庖人臣偃，昧死再拜謁。」因叩頭謝。上為之起，有詔賜衣冠。主自奉食進觴。當是時，董君見尊不名，稱為主人翁，飲大歡樂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，金錢雜繒各有數。於是董君貴寵，天下莫不聞。郡國狗馬、蹴鞠、劍客輻湊。董氏常從遊戲北宮，馳逐平樂，觀雞鞠之會，角狗馬之足。上大歡樂之。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，使謁者引內董君。

是時朔備戟殿下，辟戟而前曰：「董偃有斬罪三。安得入乎？」上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朔曰：「偃以人臣，私侍公主，其罪一也。敗男女之化，而亂婚姻之禮，傷王制，其罪二也。陛下富於春秋，方積思於六經，留神於王事，馳驚於唐虞，折節於三代，偃不遵經勸學，反以靡麗為右，奢侈為務，盡狗馬之樂，極耳目之欲，行邪枉之道，逕淫辟之路，是乃國家之大賊，人主之大賊也。偃為淫首，其罪三也。昔怕姬媼而諸侯憚，奈何乎陛下！」上默然不應，良久曰：「吾業以設飲，後而自改。」朔曰：「不可！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處也，非法度之政，不得入焉。放淫亂之漸，其變為篡。是以豎貂為淫，而易牙作患。慶父誅，而魯國全；管蔡誅，而周室安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有詔止，更置酒北宮，引董君從東司馬門。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。賜朔黃金三十斤。董君之寵，由是日衰，至年三十而終。後數歲，竇太主卒，與董君會葬於霸陵。是後公主貴人多逾禮制，自董偃始。

董偃

董偃常臥延清之室，以畫石為牀，文如錦繡，石質甚輕，出郅支國。上設紫琉璃帳，火齊屏鳳，列靈麻之燭，以紫玉為盤，如屈龍，皆用雜寶飾之。侍者於戶外扇偃，偃曰：「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！」侍者乃卻扇，以手摸，方知有屏風。又以玉精為盤，貯冰於膝前，玉精與冰同其潔澈。侍者謂冰之無盤，必融濕席，乃合玉盤拂之，落階下，冰玉俱碎，僵以為樂。此玉精千涂國所貢也，武帝以此賜偃。哀平之世，民家猶有此器，而多殘破。及王莽之世，不復知其所在。

山陰公主

山陰公主，宋武帝女，廢帝妹也。適何戡。何戡少美麗，動止與褚淵相慕，時號為小褚。公主性淫亂。廢帝愛之，時與同輦出入。主謂上曰：「妾雖不才，與陛下俱托體先帝。陛下六宮萬數，而妾惟駙馬一人，何太不均？」帝為置面首三十人，褚淵亦與焉，主尤慕愛之。閉一閣中，備見逼迫，淵不從。主曰：「公鬚髯如戟，何無丈夫意？」淵以死自誓，乃得免。

王維

王維，右丞，年未弱冠，文章得名。性閒音律，妙能琵琶，遊歷諸貴之間，尤為岐王之所眷重。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。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，為其致公主邑，司業京兆試官，令以九臯為解頭。維方將應舉，具其事言於岐王，仍求庇借。岐王曰：「貴主之強，不可力爭。吾為之畫焉，子之舊詩清越者，可錄十篇；琵琶之新聲怨切者，可度一曲，後五日當詣此。」維即依命，如期而至。岐王謂曰：「子以文士，請謁貴主，何門可見哉。子能如我之教乎？」維曰：「謹奉命。」岐王則出錦繡衣服，鮮華奇異，遺維衣之，仍命齎琵琶，同至公主之第。岐王入曰：「承貴主出內，故攜酒樂奉宴。」即令張筵。諸伶旅進。維妙年潔白，風姿都美，立於前行。公主顧之，謂岐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？」答曰：「知音者也。」即令獨奏新曲。聲調哀切，滿座動容。公主自詢曰：「此曲何名？」維起曰：「號《鬱輪袍》。」公主大奇之。岐王曰：「此生非止音律，至於詞學，無出其右。」公主尤異之，則曰：「子有所為文乎？」維即出獻懷中詩卷。公主覽讀，驚駭曰：「皆我素所誦習者。常謂古人佳作，乃子之為乎？」因令更衣，升之客右。維風流蘊藉，語言諧獻，大為諸貴之所欽矚。岐王因曰：「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，誠為國華矣。」公主乃曰：「何不遣其應舉？」岐王曰：「此生不得首薦，義不就試。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臯矣。」公主笑曰：「何預兒事，本為他人所托。」顧謂維曰：「子誠取解，當為子力。」維起謙謝。公主則召試官至第，遣宮婢傳教。維遂作解頭，一舉登第。

安樂公主

安樂公主，最幼女。帝遷房陵，而主生。解衣以裸之，名曰裹兒。殊秀辯敏，后尤愛之。下嫁武崇訓。帝復位，光豔動天下。侯王柄臣，多出其門，嘗作詔請帝署可，帝笑而從之。又請為皇太女，右僕射魏元忠諫：「不可。」上曰：「朕聞元忠諫，乃止。」

國事，阿武子尚為天於，天子女有不可乎？」與太平等七公主俱開府，而王府官屬尤濫，皆出屠販，納貨售官，降墨敕斜封授之，故號斜封官。主營第，及安樂佛廬，皆憲寫宮省，而工致過之。嘗請昆明池為私沼。帝曰：「先帝未有以與人者。」主不悅，自鑿定昆明池，延袤數里。司農卿趙履溫為繕沼累石尚華山，約橫斜，回淵九折，以石漢水，又為寶爐鏤怪獸神禽，間以珊瑚磔貝，不可涯計，崇訓死，主改降武延秀。先是，延秀自突厥還，善突厥舞而貌韶秀，妖麗自喜，數與內庭宴。主見而悅之，即與亂。至是日，假後車，自宮送至第，帝與后為御安福門臨觀，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為禮會使，弘文學士為儀，相王障車捐賜金帛不貲。翌日，大會群臣太極殿。主被翠服出，向天子再拜。南面拜公卿，公卿皆伏地稽首。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，為帝壽。賜群臣帛數十萬。帝御承天門，大赦，因賜民三日，內外官賜助祿禮，官屬兼階爵。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為第，旁徹民廬，第成，野藏空殫，假萬騎仗內，音樂送主還第。天子親幸宴。近臣崇訓子方數歲，拜太常卿，封鎬國公。公主滿孺月，帝后復幸第，大赦天下。臨淄王誅韋庶人，主方覽鏡畫眉，聞亂，走至右延門，兵及而死。

同昌公主外傳

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，宅於廣化里，錫錢五百萬貫，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。而房櫳戶牖無不以眾寶飾之；更以金銀為井欄、藥臼、食櫃、水槽、鑄釜、盆甕之屬；仍縷金為笊籬、箕筐；制水晶、火齊、琉璃、玳瑁等牀，悉支以金龜、銀蜃；更琢五色玉為器什；合百寶為圓案；更賜金麥銀粟共數斛，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。堂中設連珠之帳，續真珠以成也。卻寒簾，類玳瑁斑，有紫色，云「卻寒之鳥骨所為也」。則未知出在何國，更有鷓鴣枕，翡翠匣，神絲繡被。其枕，以七寶合為鷓鴣；匣為翡翠毛羽；神絲繡被三千鴛鴦，仍間以奇花異葉，則精巧瑰麗，可得而知矣。其上綴以靈粟之珠，如粟粒，五色輝煥。更帶罽毼犀、如意玉，其犀圓如彈丸，入土不朽爛，帶之令人罽毼怒。如意玉類桃實，上有七孔，云通明之象。更有瑟瑟幕，紋布中，火蠶綿，九玉釵。其幕色如瑟瑟，闊三丈，長一百尺，輕明虛薄，無以為比。向空張之，則疏朗之紋，如碧絲之貫其珠，雖大雨暴降，不能濕漏，云「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」。紋布中，手中也，潔白如雪，光軟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彌年，亦未嘗生垢膩。二物稱得鬼谷國。火繭綿，云出火洲，絮衣一襲，用之一兩，稍過度，則蒸之氣不可近。云九玉釵，上刻九鴛，皆九色，其上有字，曰「玉兒」，工巧妙麗，殆非人制。有得於金陵者，因以獻公主，酬之甚厚。一日晝寢，夢絳衣奴致語云：「南齊潘淑妃，取九鸞釵。」及覺，具以夢中之言，言於左右。公主薨，其釵亦亡其處。韋氏異其事，遂以實話於門人。或曰：「玉兒即潘妃小字。」逮諸珍異，不可具載。漢至唐，公主出降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寶步輦，四面綴五色玉香囊，囊中貯蘭邪香、瑞麝香、金鳳香，此皆異國獻也。仍雜以龍腦金屑，則縷水晶、瑪、辟塵犀為龍鳳花，其上仍絡真珠玳瑁，更以金絲為流蘇，雕輕玉為浮動。每一出遊，即所過芬香，街巷晶照，看者炫惑其目。是時，某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，忽相謂曰：「坐來香氣何太異也？」同席曰：「豈非龍腦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餘幼給事於嬪妃宮，故常聞此。未知今日自何而致？」因顧問當壚者，云：「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。」中貴人共視之，益歎其異。

上每賜御饌湯藥，則道路之使相屬，其饌有消靈炙、紅虬脯，其酒有凝露漿、桂花醞，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。消靈炙，一羊之肉取之四兩，雖經暑毒，終不臭敗。紅虬脯，非虬也，但呼於盤中，虬健如絲，高一丈，以箸抑之，無三數，分撒即復其故，迨諸品味，人莫能識。而公主家人厭飲如里中糠粃。一日，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。玉饌俱陳，暑氣將甚，公主命取澄水，帛以蘸之，掛於南軒，滿座則皆思挾纊。澄水帛長八九尺，似布輕細，明薄可鑒，云其中有龍涎，故能消暑也。

韋氏諸宗，好為葉子戲。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，令僧禱捧立堂中，而光明如晝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術士來為燈法，乃以香蠟燭遺之。來氏之鄰人，覺香氣異常，或詣門詰其故，則具以事對。其燭方二寸，其上被五彩文，卷而之，竟夕不盡，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，煙出其上，即成樓閣台殿之狀。或云：「燭中有蜃脂也。」公主疾既甚，醫者欲難藥餌，奏云：「得紅蜜、白猿膏，食之可癒。」上令訪內庫，得紅蜜數石，本兜離國所貢；白猿膏數甕，本南海所獻也。雖日加餌，終無其驗。公主薨，上哀痛甚，遂自制輓歌詞，令百官繼和。及庭祭日，百司與內官，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，以焚於韋氏庭。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。及葬於東郊，上與淑妃御延興門，出內庫金玉駝馬，鳳凰麒麟，各高數尺以為儀，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，以上皆至一百二十異，刻木為樓、殿、龍、鳳、花、木、人、畜之象者，不可勝計。以絳羅裙繡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千隊，結為幢節傘蓋，彌街翳日，旌旗舁佩鹵簿，率多加等以賜。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，則焚升霄靈芝香，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。繁華輝煥殆二十里餘。上賜酒一斗斛，餅啖三十駱駝，各逕闊二尺，飼役夫也。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，惟恐居後，及靈輿過延興門，上與淑妃慟哭。中外聞者，無不傷痛，同日葬乳母，上更作祭乳母文，詞質而意切，人多傳寫。

是後，上日夕惻心掛意，李可及歎追百年曲，聲辭怨切，聽之莫不淚下。更教數千人，作歎百年隊。取內庫珍寶，雕成首飾。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，以為地衣而舞，一舞珠翠滿地。可及官歷大將軍，賞賜盈萬，甚無狀。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梗直，乃謂可及曰：「爾恣巧媚以惑天子，族無日矣。」可及恃寵，未嘗改作。可及善喉舌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。連聲著詞，唱雜聲曲，須臾，則百數不休。是時，京城不調少年相效，謂之拍彈。一日，可及乞假，為子娶婦。上曰：「即令送酒面以助汝嘉禮。」可及歸至舍，見一中貴人監二銀盃，各高二尺餘，宣賜可及。始謂之酒，及封啟，皆實中也。上賜可及銀麒麟，高數尺，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。西門季玄曰：「今日受賜，吏用官車，它日破家，亦須輦還內府，不道受賞，徒勞牛足。」後果流可及於嶺表，舊賜珍玩，悉皆進納。君子謂季玄有先見。

孫壽

梁冀妻孫壽，以冀恩封襄城君，兼食陽翟租，歲入五千萬。加賜赤級，比長公主。壽色美而善為妖態，作愁眉啼妝，墮馬舍，折腰步，齟齬笑，以為媚惑。冀亦易輿服之制，作平上車，埤幘狹冠，折上巾，擁身扇狐尾單衣。壽性鉗忌，能制御冀，冀甚寵憚之。初，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。通期有微過，帝以歸商，商不敢留而出嫁之。冀即遣客盜還通期。會商薨，冀行服於城西，私與之居，壽伺冀出，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，截髮刮面，答掠之，欲上書告其事。冀大恐，頓首請於壽母。壽亦不得已而止。冀嬖愛監奴秦宮，官至太倉令，得出入壽所。壽見宮輒屏御者，托以言事，因與私焉。宮內外兼寵，威權大震，刺史二千石，皆謁辭之。

冀大起第舍，而壽亦對街為宅。殫極土木，互相誇競。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。柱壁雕鏤，加以銅漆。窗牖皆有綺疏青瑣，圖以雲氣仙靈。台閣周通，更相臨望。飛梁石磴，陵跨水道。金玉珠璣，異方珍怪，充積私室。遠飲汗血名馬，又廣開園圃，彩土築山，十里九坡，以象二嶠，深林絕淵，有若自然，奇禽馴獸，飛走其間。冀、壽共乘輦車，張羽蓋，飾以金銀，游觀第門。多從信

伎，鳴鐘吹管，酣謳竟路，或連繼日夜，以聘娛恣。客到門不得通，皆請謝門者，門者累千金。後事敗，皆自殺。財貨，縣官斥賣，合三十餘萬萬，以充王府用。減天下租稅之半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